

喜欢上自习,而且喜欢在一个固定的教室,甚至是一个固定的位置。时间久了,那个座位就像我的一个朋友,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

有时候我会看窗外的风景,有时候会有青草的味道飘入我的鼻子,有时候会有清脆的鸟叫传入我的耳朵,有时候沙尘暴来袭,黄沙粗鲁的划过我的脸颊,满脸都是沙子。更多的时候,阳光会洒满我的桌子和书本,暖暖的。坐在自己喜欢的角落,做自己喜欢的事,真是一种快乐。

直到有一天,在微风的吹拂下,一股清香的枣花香扑鼻而入时,我才猛地一怔,好熟悉的味道。总有些敏感的嗅觉,一直不曾停止。当熟悉的事物重现时,那嗅觉连同那可在脑子里的回忆都复活了。一年又一年,又像我亲爱的爷爷一样,熟悉又陌生。

爷爷是个很和善的老头,就这么

※往事如烟

又见枣花香

□文学院 李宁

叫他吧,我喜欢叫他老头。一辈子老老实实地做人,不贪小便宜,也不做亏人的事。文革前,在城里过着悠闲的小日子,文革后,知识青年下乡,带着一家老小被下放到农村,苦活累活都干过。后来在当地供销社工作,他总是把给他发的东西分给比我家生活更艰难的人家,大家都念着他的好,甚至现在他去世好几年了,大家也没有忘记他。

爷爷喜欢花草树木,他种了好多花和果树。退休后,每天都摆弄他的花花草草,花草好像也听他的话似的,都努力的盛放,因此我家的院子一年四季都飘着花香,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的水果。爷爷常对我说:“花木都是有灵性的,你对它好,它也会回报你的。”我记住了爷爷的话,对花木

也充满了感情。在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,爷爷教我认识花木,并告诉我各种花草树木的生长习性。并且在我家的院子里种了许多果树,苹果树,梨树,核桃树,柿子树,杏树,桃树,枣树等等。

树木都长大了,爷爷也老了,头发白了,腰弯了,腿脚也不灵便了,当果树结出果实的时候,爷爷的牙齿也咬不动了,可他的心里是快乐的,他把甜都给了家人,用自己的苦换来我们全家的甜。

爷爷已经离开我们四五年了,我都快忘了他的样子。而每当看到他种的花草树木时,他又仿佛在我身边。爷爷最喜欢枣树了,他说是因为枣树很朴实,没有华丽的外表,没有娇艳的花朵,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丰硕的果实。在家里的时候,想爷爷了,就看看他种的花和树,就会想起他说的每句话。现在生活在这样,远离了故土,已经很久没有怀念我亲爱的爷爷了。

又一阵枣花香来,勾起我心灵深处的回忆:爷爷,我真的想你了。

“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,在这三块墓前留连。望着飞蛾在石榴花和兰玲花中扑飞,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。我思忖着有谁能想象得出,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,会有这并不平静的休眠”。休眠这迷失的爱,一遍遍呼唤,那心中的哀痛,追着风,长逝在胸怀。

希斯克里夫说,“两个字,就可以概括我的未来了,死亡和地狱。失去了她,活着也在地狱里”。他们作为彼此的自我,存在于生命的最底层,一旦分离自我便被驱逐,灵魂便孤独无依。

皱着的眉头,哀怨的眼睛,嘴角扬起的变形的微笑,被牙齿咬的颤动的嘴唇,任何狰狞的面孔都比不过希斯克里夫让人惊心的脸。他回来的梦想,被凯瑟琳已嫁他人而粉碎得支离破碎。倒退到原点。假若呼啸山庄的主人,乡绅恩肖先生没带回希斯克里夫,假若小主人没夺取主人对亨德利和凯瑟琳的宠爱,假若埃德加不会出现。那么,生活必在太阳底下,伸着懒腰一片祥和,可这一切都飞速地向反方向奔跑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,她注定是他的灵魂。

凯瑟琳走了,“我只有一个祈求——我要为这反复祈祷,直到我的舌头僵硬——凯瑟琳恩肖在我活着时,愿你得不到安息”,而这诅咒将会缠延我的痛,我的挣扎。而残忍将深陷在我的爱里,是我爱成为永恒,让我欢愉。它如摔倒在悬崖的狂风,享受跌落而存在的惨痛,

恨,就是倒立着的爱。而这样的惊心动魄的爱,却来自对人生痛苦和无望:

灵感在笔尖流走,幻化的爱恋踟蹰在心里。艾米丽,这个沉郁孤傲,藏而不露,自己遏制的女人,爱上了自己笔尖的人物,在她消亡的命运里消亡。成就三个人的打倒影,倒影里虚无着恨。

恨,就是倒立着的爱。而这样的惊心动魄的爱,却来自对人生痛苦和无望:

……

凯瑟琳走了,“我只有一个祈求——我要为这反复祈祷,直到我的舌头僵硬——凯瑟琳恩肖在我活着时,愿你得不到安息”,而这诅咒将会缠延我的痛,我的挣扎。而残忍将深陷在我的爱里,是我爱成为永恒,让我欢愉。它如摔倒在悬崖的狂风,享受跌落而存在的惨痛,

恨,就是倒立着的爱。而这样的惊心动魄的爱,却来自对人生痛苦和无望:

……

凯瑟琳走了,“我只有一个祈求——我要为这反复祈祷,直到我的舌头僵硬——凯瑟琳恩肖在我活着时,愿你得不到安息”,而这诅咒将会缠延我的痛,我的挣扎。而残忍将深陷在我的爱里,是我爱

